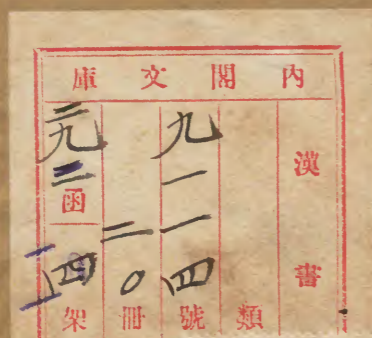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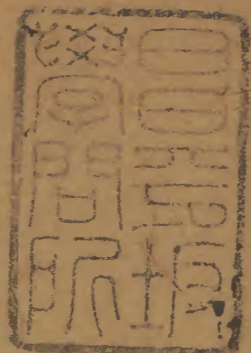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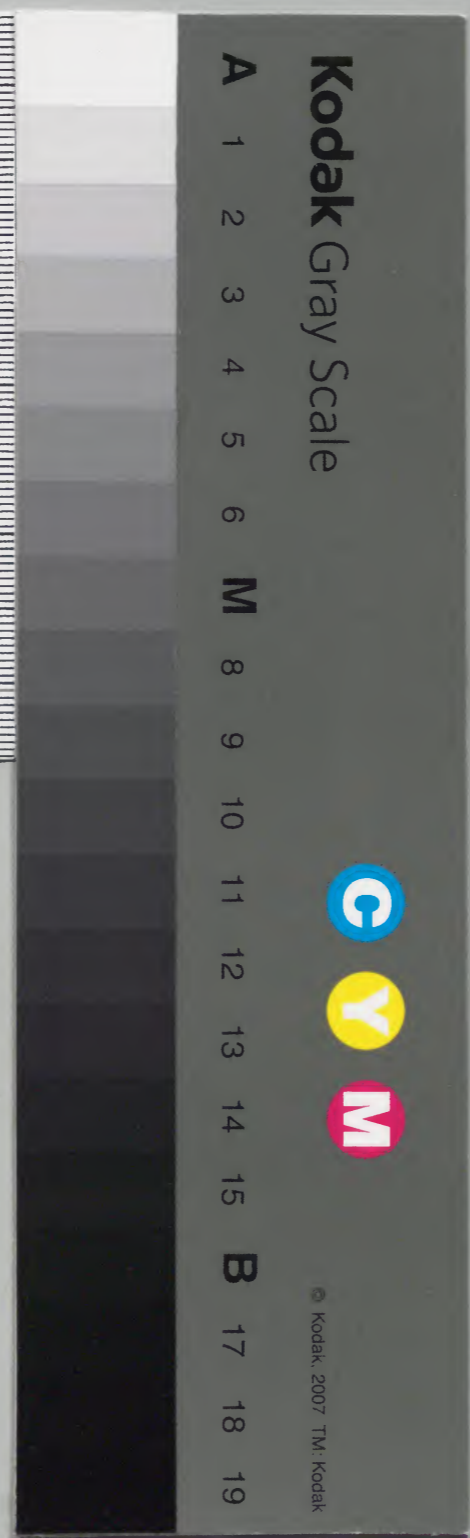


兩浙海防類考續編

八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111
冊數	20( 13)
函號	292 4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原考

一辯倭真而凡倭寇之入未必皆真夷也有偽夷者以導之耳故所慮者不在乎夷而在乎偽夷者也不於此辯之可乎島法有刃無杖其夷之視刃也猶吾之視杖也是天下之至愚也故持刃先驅者夷也其一先一後而工於自匿者偽夷也島俗貴富而賤貧故富者食粟貧者至以糲粃自給其寒而雪不得布縷被體也是天下之至苦也故夫見敗絮斗粟亦忻然而負之趨者夷也其善擇金帛而取其精者偽夷也其禿而類匏者夷也其禿而髮隱隱類僧者偽夷也其屯也有立



而孟者有跪而控者有拜而伏者夷也有坐而觴者偽夷也  
是偽夷常為之主而夷常為之役也其大掠以去而或被殲  
於海中者夷也其挾金以歸而坐烹之者偽夷也是偽夷常  
被其利而夷常被其害也此其夷之情也亦夷之勢也惟其  
情如是勢如是凡今海上之人一遇其掠即為其所用矣故  
所慮不在乎夷而在乎偽夷者也今之所當治者偽夷其急  
而夷其緩也偽夷其重而夷其輕也猶之止沸不如去薪薪  
非能沸而沸之所由生也畏寒不一避風風非能寒而寒之  
所由盛也治夷不如治偽夷偽夷非夷而夷之所由肆也竊  
嘗思此求以制其死命伐其陰謀而破其故智矣奈何好

利之人樂變于夷而莫可治也好攻樂殺之夷易勾於偽夷  
寧其身而卒莫之悔也噫是可恨也已

中諭

一辯倭真偽

萬曆拾叁年奉

督撫部院温 明文一辯功級夫真倭偽夷往多混報真倭  
項心顛門皆禿類匏立而孟跪而控拜而伏皮肉緊縮偽夷  
雖禿而髮隱隱類僧坐而食利必匿險必避若不辯明非惟  
功賞不實亦多戕害人命往領官兵有將被擄逃回或漁商  
平人及避難鄉民假稱奸細妄殺報功深可痛恨除通行嚴

禁外今後海上報捷聽該道詳加勘驗如果頂心願門無髮  
及皮肉緊縮者方為真倭首級轉送紀驗其詐冒無據者即  
究明坐以故殺抵償至於指稱奸細妄殺報功者尤易見蓋  
奸細必潛形夜伏或假扮鄉民混入懼詰數不能多既已覺  
覺可縛而至非臨陣血戰者比何用斬首以後奸細止許生  
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

原考

全浙總論嘗考浙江之源始於暨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  
於錢塘江之鷺子門而入海焉故鷺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  
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  
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  
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鷺子門可寧此其  
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  
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脉利  
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海洋曰  
江湖曰礦山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青島等地貽害浙之

昌化富陽冠犯乍浦石墩漁浦各區流突直抵留都重地此  
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客船湖漾鹽徒肆行出沒此江  
湖之患也礦寇之擾路出多岐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  
婺源之大庸常山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  
太平街淳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之  
白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礦山之患也今  
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  
之羊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  
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巖門淺狹止可避  
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擊之亦為並駕矣次者金

山衛城西灣沙塗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出  
惟海鹽之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共由大洋而  
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遠逼於內地  
非早見預待之所總而論之賊由北洋經蛇山芥山其患必  
犯吳淞然吳淞之口北向舟難逆出必藉崇明守沙兵船以  
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衢山馬墓兵船  
以禦之賊由南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亦必藉舟山  
烈港兵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  
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江湖之患須戒附沿江漁船  
之剽掠嚴緝湖港鹽船之糾集豪傑矢志者收一市井無賴

者制之羣聚夜出者詰之是防江湖之總要也若塞徽嚴諸州之要途修曠地守衛之兵制渠賊已露者之脅從可原者遣之是防曠寇之總要也如此則江洋互阻山海交防守浙東者即所以應援浙西守浙西者即所以應援蘇松者即所以鞏固

金陵唇齒兩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殆無踰於此

續定 同前

原考

一羊山防守查得浙西哨道先立三關今分四哨四哨之中羊山爲重羊山屹立大海東窺馬蹟西應許山南援衢洋北控大小七山倭船竊居壁下取汲陳錢如遇正東颶風則瞬息可到此地之重者一也溫台寧三府於汛期之際漁船到此而後分艚採捕南極漁山北極茶蛇二山渺茫千里處處皆船此地之重者二也此地不守則馬蹟可以結巢而徐公上下皆爲倭寇淵藪不惟許山有唇亡之害而聲息不通應援阻絕衢洋當一面之衝浙西失藩蔽之固矣嘉靖壬子被倭之後每遇大小汛期以備倭把總一員率領蒼沙小哨等船守之

誠爲有見但羊山之外四顧汪洋陰霧迷漫咫尺不辯則難於瞭望港門錯雜潮勢縱橫備左右空備前後寡則難於防禦今所守者蒼船貳隻兵夫僅陸拾貳人沙船肆隻兵夫僅壹百人小哨船貳隻兵夫僅叁拾人叭喇唬船拾隻兵夫僅壹百陸拾人以孤艇之船獨守此地竊恐瞭望不及備禦不敷海賊有不由羊山而徑入內洋者未可知也隆慶元年胡叅將汛夜巡城忽一晚驟見外洋大船無數各地戒嚴比曉則是漁船也此時守羊許者俱不知而內地則知之亦奚責於守哉合無照依浙東中遊哨出守鼠狼湖事例抽羊遊及內河叭喇唬船分布哨探聖姑礁爲居中之地割爲老營而以亦船數隻泊之羊山則張家嶼之北鍋灣嶼之東之警可備也以小船數隻泊之下釣則徐公之外馬蹟之內之警可備也以小船數隻泊之秀才等嶼則衢洋之上沙塘之下之警可備也以小船數隻泊之西洋等嶼則灘山之前漁山之後之警可備也如此分佈則要害者守而門戶可固浙西可恃以無恐矣

續定

一羊山防守

萬曆叁拾年間爲預備汛防中該帶管嘉湖兵巡道右布政使范奉

督撫軍門劉 批本道呈詳 議看得羊山許山乍浦均係本  
區外藩先年派設兵船三哨 專駐防守頗稱聯絡後建議者  
改將許山官兵撤守黃道廟而止以羊山唬船分哨許山致  
有捉襟露肘之虞似非綢 繆戶牖之確畫也今蒙

本都院洞鑒往議之失謂 宜將黃道廟兵船仍還許山其黃

道廟應另設唬船陸隻 該叅中軍官管攝每汛聽該叅查

委旗牌官壹員管理再於 許山哨內輪撥大船貳隻協守是

外禦既密內守亦周遠 適宜極為妥便及查舊哨既還許

山名目仍應改為許山 其羊許遊哨亦仍舊為羊山哨至

於黃道廟新設唬船陸 隻應從該叅所議將中遊哨原設沙

唬船壹拾伍隻改名中遊左哨 新設唬船陸隻并輪撥許山

大船貳隻名為中遊右哨庶可 分別專責新增唬船捕舵兵

夫玖拾陸名歲該餉銀壹千 貳肆兩肆分應照原議於事

故銀內船稅銀貳拾肆兩於戰 船銀內各支給合候詳示通

行遵照等緣由奉批如議悉行 遵照繳奉經備行該叅及嘉

興府各查照見在遵行

申諭

萬曆叁拾年貳月內該帶管 湖兵巡道右布政使范 奉

督撫軍門劉 憲牌准鎮守 兵李 手本據巡哨官蔡

子龍揭帖稟稱據過洋商船 傳羊山見有沙上大船伍陸

丙所設方員... 郭成刊



隻每隻約肆伍拾人火器鎗  
 今馬墓港積有商船貳叁拾  
 院備行仰道即便會行分守  
 兵船前往驅逐出境如敢拒  
 害地方等因奉此案照先為  
 司兵巡海道關據定海縣申  
 府太倉州船戶董春等告稱  
 百柒拾包油叁拾石忽於本  
 船肆隻攢擁打劫罄擄等情  
 柒羊山地方撞遇強盜肆船  
 乾等筭剝拋棄在山連船帶去貳隻又據船戶董成告稱沙  
 船壹隻揭本貳拾兩交兄董性與舵工馬稍并船眾伍人駕  
 船前來舟山買柴本月拾柒日開至羊山塞遇賊船肆隻劫  
 掠銀兩衣服將人網丟海山將船駕去又據船戶蔡元告稱  
 攬載鄭泉陳春米豆桐油附帶牛骨等貨行至清水大洋本  
 月拾肆日忽遇強盜船叁隻齊擁打劫米豆桐油衣被銀兩  
 一空將駕船水手陳四曹知金泉截死落海及據福建漳州  
 府商人周期穆温淳呈稱揭販米油在蘇州河下募董春沙  
 船裝載本月拾柒日開至羊山突遭賊船肆隻攢擁擄今  
 幸到關各等情到縣申請移檄各區協力擒勦等因到道備

載商人周期穆温淳等米叁  
 拾柒日行至羊山突遇強盜  
 據少船戶李乾告稱今月拾  
 年正月貳拾日據直隸蘇州  
 劫大變事本月初捌日准本  
 就便奮勇擒勦毋容流劫胎  
 將嚴行把總王逢源等調撥

閩煩將羊山劫掠賊船嚴督官兵追勦此後作何防禦希將  
查處過緣由移覆以便責成等因前來准經備行該叅嚴督  
海寧備倭把總王逢源查將前項賊船勒限追捕仍將各該  
員役查實失事緣由分別罪革解審併議防禦事宜報道覆  
議一面備將前由具文於本月拾貳日通行呈報

據三院照驗仍俟查報至日另詳去後隨於本月拾肆日奉  
本都院憲牌據本道呈報前事仰道即便會行分守叅將及  
嚴督該哨官兵將前項賊船速行探實追勦務期擒獲殄滅  
毋容流劫貽害地方一面將各失事員役確查失事緣由分  
別罪革另文詳報等因併奉前因隨經通行該叅總及嘉興

府海防官各遵照勒限督勦查報去後催准分守杭嘉湖叅  
將魯璋手本回稱准經行據海寧備倭把總王逢源呈稱遵  
依行據總哨馬上錦王尚賢呂一陽會呈查得職等輪哨海  
洋以半月為期督率兵船前往羊山巡哨本年正月初壹日  
起至拾伍日止該總哨呂一陽拾陸日起至參拾日止該總  
哨王尚賢各督捕盜鮑應魁等船直抵羊山哨守各照限滿  
方回並無前項商船在於所守羊山信地被盜今奉行查為  
照羊山有大小之名信地有浙直之派大羊山聖姑礁係浙  
西信地小羊山羊山殿係直隸地方與大羊山相去頗遠其  
清水大洋係直隸寶山之地與浙直大羊山相去甚遠程隔

三潮途遙千里今據商人周期穆溫淳稱於拾柒日在羊山被劫船戶蔡元稱於拾肆日行至清水大洋被盜等情中恐移東指西掩瑕藏垢之故且浙東沙塗偏僻島嶼相環隨處可以藏泊浙西派守信地孤懸大海並無山島堪依盜船難以潛踪棲止且各盜素知有兵防守豈肯自投法網是立關以來毫無失事如上年岱山被盜反移浙西失事澣山遇倭反又改字為許節節有稽究案昭明呈乞備達等因據此查得羊山之名委有兩處浙西官兵信守者大羊山聖姑礁孤懸大海週圍原無山畧沙塗船難住泊其小羊山羊山殿前乃直隸官兵信地而蘇松商船由劉家河出海必經於此拋

旋繫泊且查清水馬墓不係本區信洋則非大羊山失盜事已昭明合無請乞備行直隸沿海府縣衛所申飭原行嚴禁商船俱於河內貿易不許下海偷稅致招寇萌如有故違者許守信官兵獲送該管衙門治以違禁之罪船拆入官公用如此庶盜源可絕防禦可保無虞矣等因備呈到職據此為查本區羊山海洋每年大小二信派督官兵哨泊於彼汛畢之日雖奉收掣仍將沙唬等船每半月為期輪差總哨官一員更番哨守歲無虛時向來遵行已久今查巡哨日期自正月朔壹日起至拾伍日止則為哨總呂一陽之責也自拾陸日起至叁拾日止則為哨總王尚賢之責也但據海寧把總

王逢源呈據各官呈稟查得本日本境海洋並無前船劫奪及稱商人所告詞內原有羊山殿前及清水洋馬墓字樣非為浙西信地亦為可據第恐辭屬推諉有難深信即應查將各該官捕解道吊取原告商人面質方免隱情但查各商猶在隔別而各官又以發汛出海合無姑俟汛畢解究如果該哨失事從重坐罪委非信洋准其豁免其防禦善後事宜及查小羊山殿前原係直隸官兵信地每年止於大汛彼中調發沙船數隻泊守與本區及浙東兵船會哨汛防一畢收掣回關不論平時即小汛亦無一船至彼是以直隸各沙亡命之徒乘虛嘯聚劫掠商貨故或有之相應俯照原行移會直隸道鎮衙門再加申飭以後凡遇汛畢自將各沙採捕船雙旗由盡數收集還官不許假以樵採為名越界惹釁其商賈貨船俱令內河貿易即有海上之船亦須連踪行使亦不許零星往來自取劫掠煩請覆酌轉詳等因到道准此卷查一宗申嚴哨探以重海防事奉

本都院憲牌前事該前道議看得本區沿海官兵分布信地悉照成規每遇汛期給與哨符與浙東臨定直隸吳淞金山營往來會哨但往例汛畢以半月為期輪班偵探期滿者倘遇順風便回後哨者苦於逆浪難往則汛地無兵不無可虞復經嚴令出哨官兵毋分期限必俟後哨船至羊山方許前

船收回令信地常有官兵以消盜萌仍應知會直隸蘇松道  
及總參衙門一體照議交哨庶成綢繆至計至于本區羊山  
信地原與直隸相連而崇明劉河等處沙船每每假藉捕為名  
徑入本區海面詰之則執有官照容之或乘間竊劫海洋遼  
邈稽察為難應行彼中各該衙門凡防汛畢日盡收原給印  
單不許再行越界樵捕其兵船仍以該區字號商船以該埠  
字號各大書於船尾以別雜船其有越界及無字號者即盤  
驗驅逐如抗拒者拏究等因已經備由呈覆

本都院及移關海道通行該參并直隸蘇松道轉督彼中各  
衙門遵照在卷今准前因該本道看得羊山信地據查原有

大小兩名大羊山則屬浙西小羊山與清水大洋則屬直隸  
雖疆域為隣近之界而信守有浙直之殊今商人周期穆温  
淳等船戶董春等各稱於正月拾柒日在羊山被盜船口蔡  
元稱于拾肆日在清水大洋遇賊若周期穆温淳等各船該  
日果在本區大羊山信洋被盜該哨官兵王尚賢等偷安玩  
寇不行揀勦即按軍法重處何容少緩但今止據稟稱羊山  
被盜且指清水洋為言是以此中官兵不敢承認皆報並無  
失事似亦有因今該參查議被劫商人船戶俱在定海即欲  
吊提面質又恐往返耽延而各官兵見以汛事方殷業經督  
發哨守未便提質既經查覆前來相應轉請合無候詳允示

督批兵巡海道就近行提原告商人船戶周期穆溫淳等面  
鞫的于何日在于某處地方海洋被劫或大羊山或小羊山  
或的在清水洋及研審賊船出沒向往踪跡確實情由明白  
關會據法議詳仍請

憲檄申明嚴行直隸道鎮衙門務照原議凡遇汛畢將各沙  
採捕船隻旗由盡數收集不許假名越界惹釁且各兵船以  
該區字號商船以該埠字號各大書於船尾以別雜船亦要  
結踪行使不得孤舟輕泛自取劫掠如此則唇齒相維盜源  
自絕海洋庶可肅清矣呈奉

本都院劉 詳批失事信地仰道移行海道查覆議詳仍如  
議會行直隸道鎮衙門禁約繳

按院馬 批被劫船戶移文海道查報餘聽

撫院詳行繳

鹽院周 批被劫商人既在定海如議關行海巡道就近提  
審其直隸道鎮本院另文中飭之此繳

陳錢留導夫陳錢壁下為倭寇必爭之地蓋自彼國開洋隨風到此必登山取汲整頓精神徘徊眺望其初無定向也若南風急則由茶山而往直隸到茶山而風轉東則由高家嘴而入吳淞風轉西則過老鶴嘴而入三沙此陳錢向正北之程也若東南風急則由下八山頂羊嶼越馬蹟而進羊山到羊山而風轉正南則由大小七北經翁家港劉河而入青南風轉正東則由許山而入金山乍浦此陳錢向北之程也若東北風急則過落星頭而入深水蒲畧到蒲畧而風轉正東則入大衢沙塘畧而進長塗到長塗而風轉東北則由兩頭洞而

入定海到長塗而風轉南則由勝山而入臨觀到臨觀而南  
 風大作則過瀝海而達海鹽澈浦海寧此陳錢向正西之程  
 也到蒲魯而風猶東北則過三星鼠狼湖一帶而入舟山矣  
 若正北風急則影外洋諸山而達閩廣矣由是觀之老鶴高  
 家二嘴為直隸門戶羊山為浙西門戶深水蒲魯大衢韭山  
 為浙東門戶而陳錢者倭寇必經之地也近日儒生沈陸者  
 以陳錢為倭寇必經之地議欲建堡劄兵于此以遏其登汲  
 之道而挫其初至之鋒似可扼其項而拊其背矣既而遣將  
 登山畫圖度地竟以為必不可行者何也陳錢壁下兩山合  
 壁李西倒球峙於港門中間止有向西北一灣畧可寄泊水  
 濱微底亂石巉巖兵在內賊得而阻之賊在內兵得而阻之  
 既無出路使我兵在內賊來拒守東風方急策應不前其將  
 何以為生夫君子作事謀始為可繼也平居無事之時置兵  
 于孤絕無人之境必不能久安而况海洋之跋涉城堡之難  
 成糧運之艱難波濤之險赫風雨之阻滯兵心之搖兀無一  
 可者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以其勢瀕于死而有生  
 道之可求也故以死戰則勝矣陳錢之議乃以生人而置之  
 死地所謂內無所據外無所逃束手待斃萬無生理者也吾  
 弗忍也故曰必不可行也

續定 同前



原考

一普陀禁約照得普陀一山遠距定海四百餘里獨峙海中巖窟田皆沃壤洪武初年信國公經畧沿海見得本山窮洋多險易爲賊巢遂行起遣天順年間始有緇流私創寺宇四方流聚漸多接濟交通勾引嚮導嘉靖癸拾貳年間倭奴屯據本寺遂調發官兵劉恩至等心勦滅之隨奉

欽差督撫軍門王

鈞牌仰道即行把總黎秀會同主簿李良模帶領

兵船前去普陀山將寺宇盡行拆毀佛像木植器物等件運移定海招寶山寺收用其原山僧人俱各逃散舟山查有度牒者分發各寺無度牒者還俗當差揮牌本山并告示沿海

一帶軍民僧道人等不許一船一人登山樵採及倡為耕種復生事端如違本犯照例軍仍禁本境勢豪之家不許營謀佃管若掌印官輕徇人情故縱犯禁坐贓問革等因備行把總黎秀等及行寧波府并定海縣遵照隆慶陸年閏貳月內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 按臨寧波府訪得舟山海外有普陀山一處先年奸僧潛住于此勾引倭奴入寇滋蔓既久遂成大亂續經禁戢海宇以寧近日復有奸僧糾眾在彼苦蓋殿房啟釁邊防貽患匪細行海道即便多差官兵將前項潛住奸僧密切擒拏解院依例備行定海把總陳典帶兵獲拏僧

累地方已經行會總參衙門嚴行禁戢尚未盡除中間亦有指倚勢豪公然雄據法應拏究以肅海防但沿海迢遙干係人眾合候呈允通行定臨員各總差撥快船於外海山島逐一查將蓬廠山房盡行燒毀人犯姑免拏究驅逐盡歸內地許各附近港次採捕主理敢有仍前故違明禁者拏獲照依律例從重枷號究遣備由呈奉

欽差督撫軍門方 詳批遠洋廠房非濟賊則賊資也如議燒毀以肅海防抗違者嚴拏究治此繳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 批細民所知者小利耳豈知較大患哉約歸近地深為得策如議行此繳蒙經通行遵照將廠

房燒毀人犯驅歸以後再有故違明禁者定行嚴拏究遣萬曆貳年間有僧人真表等違禁到山搭蓋茅屋招接進香人民圖取布施隨被棍徒挾詐談定海把總徐景星將本寺所施銅佛幡袍什物香錢等件記數議令選留僧人三五名在山看守香火已後經捨財物逐一登簿報官等情呈蒙本道副使劉○詳批普陀雖係名山自倭變以來已有厲禁節奉明文逐僧燬庵將一應佛像爐瓶匾額移置招寶山為焚修道場矣然何無知愚民遠遠赴謁僧徒積棍乘勢誑嚇及為各奸閹騙局焉若該總所呈將來漸不可長不幾於啟窺伺而為盜資乎仰寧波府確究議詳隨該寧波府周知府覆紀得真表等委違前禁復到普陀山建庵招引致鬧棍徒騙局及議徐把總呈立住持給簿登記香錢一節將來枝延蔓結積聚漸多招引愚民引惹倭釁合將僧人盡逐庵棚拆毀財物入官佛像遷移招寶山寺供奉并將真表等姑擬杖罪具招呈蒙本道詳批據呈深得防微杜漸之意不致見小利而忘遠憂也即如議行捨施財物變價入官通取庫收繳報發落訖

申諭

一普陀禁約

萬曆貳拾肆年伍月初伍日奉

督撫軍門劉 為禁約事照得普陀山屹峙海洋外近島夷  
中多巖窟

國初經畧沿海本山人盡數起遣天順以來毀寺逐僧節有厲禁  
嗣後因沿復私剝有寶陀海潮二寺遠招香客廣致齋糧四  
方遊僧聞風流聚其間持守戒律者固有而亡命匿奸者亦  
多事干海防可聽滋蔓本當嚴行查逐姑念積習相沿焚修  
日久一時驅逐流亡可念合行申飭以杜將來為此示仰本  
山住持僧行人等知悉除原建屋宇見住僧人已該定海縣  
查有額數在冊姑免驅逐外自後並不許搬運磚木增置院  
舍廣召徒眾其一應進香遊僧到寺止給三日齋糧立遣下

山不許戀住停留如有故違及住持通同窩縱者訪出定行  
拏究其住山各僧務要恪守清規無得放縱自干法紀特此  
曉示○奉經勒石本山永為遵守

萬曆貳拾柒年間為禁約事諛海兵道按察使范 奉

督撫軍門劉 憲牌遵查近訪各處風俗惑邪崇佛競尚異  
端浙省之東普陀岩為尤甚以致遊僧潛來結社托詞講經  
訛言惑眾鼓動男婦大小船隻裝載渡海收帶無賴亡命造  
孽宣淫即衛所軍餘欲逃忌藉者亦得蔽身溜流擅外行伍  
而流黨蔓延奸僧嘯聚頑犯白蓮教諸禁杆網橫行甚至狡  
猾小醜煽焰百端勾引外夷為禍叵測皆緣地近南海人皆

藉口進香而大士淨域反為藏污納垢之區故往年拾月  
 神明厭其穢褻寺宇無故火焚已將佛像遷移內地隨奉  
 本都院領示禁約不許復行翫建長慮却顧有識者自知之  
 即今海警雖云少謐後事更宜加防如嘉靖年間倭奴入寇  
 盤踞普陀令人寒心往事可鑒已但海通旁郡恐有奸僧暗  
 糾惡黨煽惑男婦復運料物過海希圖再劫其於地方海防  
 深為隱憂合行申明舊章給示曉諭示仰府縣巡捕員役并  
 地方軍民船戶人等知悉以後凡有奸僧在於城市鄉鎮寺  
 院等處講演白蓮教法招接尼姑齋婆引誘婦女載船渡海  
 假稱進香以為淫僧巢穴及搬運料物過海貽禍海防者即  
 便拏解本司以憑重究船料入官人犯重責四十板枷號一  
 箇月不論它鄉它省男婦俱釘肘通以原籍拏解員役仍行  
 重賞如或縱容一體連坐○又為軍務事諛前道看得普陀  
 山寺天火焚燒之後又奉

軍門及本司節次嚴禁不許復勅致貽昔年倭奴竊據之禍  
 今訪該寺奸僧仍又募化木料磚瓦囤積山房希圖翫建樓  
 殿復有告人王德出首相同除拏首領如德匠人王秀等究  
 罪示懲外所有前項料物應追入官修葺公署合行委官搬  
 運為此仰寧波府即着委官諛日帶同兵船前去將在山木  
 植磚瓦盡數檢搜一物一件俱收入官如或藉口各處施捨

亦係本僧募化均屬違禁各文武官但以海防地方爲重不  
得徇情遺漏倘有豪右阻撓一併擒拿送道併治各料搬運  
定海縣空閑公署撥人看管俟修理守巡道衙門以便發汛  
駐劄其跟隨人役兵夫約束不許受賄私賈及生事滋擾違  
玩者委官指名呈究仍將各項料物數目報府開冊查考委  
官阿縱責有攸歸○又爲地方事該前道案查禁止婦女入  
寺渡海登普陀等處燒香及淫僧惡歇慣誘男婦包攬香客  
等件已屢有禁在寧波府瀕江一帶開張香燭店舖內設佛  
堂禪榻浴池凡朝普陀士女先至其家安頓後駕船過海往  
來覓利其畏法守分者固已改尋生意尚有袁廷器等故違  
明禁開店招接香客置船數隻裝載普陀似此玩法令行率  
究仰縣即提違禁人犯袁廷器等正身查究的確緣由依律  
招解仍出大字告示申飭以後各瀕江店舖毋得再犯取里  
隣甘結併繳○又該

督撫軍門劉于萬曆叁拾年拾壹月內

題為倭情叵測海警難開懇乞

聖明停止海外山寺之建以杜禍萌以安地方事據浙江按察司巡視  
海道兼分巡寧波整飭寧紹兵備副使王道顯呈稱奉臣憲  
牌照得普陀山屹峙大海密邇島夷

國初特設厲禁毀寺逐僧良有深慮近因承平禁弛增建祠宇招引

內海防類考續編 卷之八  
流僧香客海蠻漸萌本院深切隱憂再申前禁鑄石遵守未  
幾寶陀就災復據該道議止重建又經批行嚴禁去後近聞  
朝廷遣官相度營建果爾勢必拓基廣制將來招引日繁益難禁遏  
即今海氛不測萬一倭奴登犯盤據貽害不小事干海防合  
行查議仰道即便轉行寧波府備查本山自貳拾肆年本院  
勒石垂禁祠宇除寶陀海潮二寺此外不許增置僧徒除籍  
名在冊此外不許多留二十七年寶陀寺災復行禁止即今  
曾否違禁私創僧徒有無招聚繁雜目下  
朝廷遣官作何起造是否止循寶陀寺舊址或議另行恢擴倘工未  
即舉應否具題

請停如果事難挽回日後住持焚修作何稽查遠邇流聚作何禁戢島  
夷窺視作何防禦該道與同地方官悉心酬畫備將始終利  
害及一切善後事宜確議通詳以憑施行等因到道奉此通  
行總叅衙門并寧波府查議間催據該府呈稱准寧紹叅將  
素世忠手本回據定海把總趙九思呈稱查得普陀即古梅  
岑距定海縣治二百餘里盤礴於諸山之外窅茫於巨浸之中  
其地環繞計百餘里山多巖窟土皆沃壤耕可足食樵可充  
炊兼之遠近輸捨儲蓄富饒播傳人耳倭奴一葦可航垂涎  
顧非一日東南要害莫重於此汛期雖派正遊官兵一總南中  
一哨分佈防守慮難周遍萬一海氛叵測將有不忍言者粵

稽宋元豐間建寺寶陀我

國初五山作亂洪武二十年信國公經畧沿海以此山窮洋極險賊  
易為巢遂行起遣移寺於郡城角東栖心名曰補陀天順正  
德以後始有緇流私剏於潮音洞上流聚漸多接濟交通勾  
引嚮導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屯據大師勦平次歲久巢於此  
官兵攻劫流突內侵為患滋蔓是以當事議

題毀寺逐僧復遷佛像於縣之招寶刊示沿海不許樵採耕種違犯  
照例充軍雖船埠裝送遠近香客皆有厲禁載在案籍班班  
可考迨於隆慶以來有僧真松仍此結茅潛棲復有僧真表  
改建於稍內山麓太子塔西即今被焚之故基也萬曆十四

年

上帝頒發藏經見存該寺二十七年。被回祿旋造大殿五間餘不勝  
計其海潮寺始於萬曆八丁有僧真融另在干步沙開墾別  
剏落成二十四年自奉贊。軍門勒石垂禁之後二寺之僧  
候往候來旋多旋少為數。無定額而祠宇殿堂僧房淨室  
日則滿山基布夜則燃火。生羅總計二百有奇日益月盛漫  
無可稽其間亡命之徒窟。穴隱奸且莫可測匪特倭患當防  
呈乞裁度等因該本職覆。查得普陀委稱梅岑山在舟山極  
東外洋離縣治三百餘里。且對東霍外無屏蔽去日本僅三  
晝夜可達其地山環土沃。與寧區奉禁金塘大榭南田諸山



相等四面汪洋巉巖洶湧屯據則易攻勦為難實係東浙極衝要害之處自宋時建寺焚修至

國朝起遣禁逐復至嘉靖間奸僧勾倭盤據內侵題

請毀寺遷徙申禁隆慶中越禁復由萬曆八年僧創海潮寺十四年奉頒藏經廣構殿宇增置淨室與摩訶因軍事宜該總查覆俱極詳悉但查二十四年奉本院勒令禁止之後比時兩寺大殿俱不增置而僧眾香客絡繹往還竟難禁阻至二十七年外寺被火殿宇雖未全造而舊宇一復建大殿一所足奉

欽頒藏經即今

朝廷遣官又議興造聞其規制且深八十餘丈橫濶六十餘丈比之舊址未免恢擴且遊僧別剏淨室不下二百餘處計地方之險要與防守之艱難職等固心切徬徨日夕不寧者至謂防禦官兵僅得標下正遊一總定海南中一哨即加謹哨防尚慮疎悞其餘各哨處處險衝又難增撥在所疚心及稽查住持焚修應候再行有司限定名數量留供奉而在山淨室僧徒亦應通行驅遣或歸併之二寺至禁戢遠邇流聚應如前道於寧波埠頭禁阻香船不許多載遊僧男婦前來潛住是或杜漸防微戢奸禦亂之一策等因又據本府海防同知黃櫟回稱普陀一山亘峙海上東北順風五日晝夜倭船可到此浙東第一之門戶也入此兩潮而抵舟山再入半潮而抵

金塘三山勢接巖穴居多海寇之來便為巢窟况皆沃壤可耕可樵往經開畝稱數十萬此尤浙東之要害也洪武初年有方國珍乘之竊據

聖祖命信國公湯和平之住居人民盡行起遣迄於天順緇流入山私創寺宇誘衆燒香窩藏奸細賊首許二因而勾倭嘯聚為患嘉靖三十二年官兵勦之將寺焚燬迨至隆慶二年五年兩臺迭禁不許奸僧潛住佛像器物移入定海之招寶山仍禁船埠毋得裝送進香人民及遊方僧道禍端斯絕

今上二年僧人真表違禁入山搭蓋庵舍隨蒙海道逐僧毀庵一應佛像爐瓶扁額仍移招寶夫國家之患貴杜未然而紆遠之謨當徵往昔茲據普陀之山既為浙東第一門戶而自

國初以及

今上二年屢創屢滅則本山之不宜於建造可徵已續查嘉靖三十等年許二之據雙嶼王直之據岑港區區之一山港尚足以驚恐浙東之三郡致請大兵督勦良久始平則前此之受害者亦可徵已而本山之不宜建造又何疑焉等因又據定海縣申稱查得定海關為浙東屏蔽一潮而至舟山又一潮而至普陀窮洋絕島四畔無障登臨山頂遠望近倭黑水洋瞭在目前雖浩蕩無際難計里程而東風汛疾倭奴不上五六日可到此地普陀舊寺創自宋朝元豐年間

國初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邊地其諸山田石金塘大  
榭等處一切禁其開墾徙民內地慮至深遠普陀寺因移於  
寧波栖心寺時又禁地至正德年間復有構寺於潮音洞上  
嘉靖三十三年間倭奴內犯屯據此地以為巢穴徵師勦平  
幾至逾年勞費不貲當事者懲已然之釁議毀寺逐僧遷於  
定海之招寶山嚴禁船埠不許裝載遠近香客蓋先事預防  
深意亦懸在海外吳松等處捨利飯僧之人自外海漂洋而  
至者難以禁絕隆慶年有僧真松構寺於山窩內萬曆十四  
年蒙

旗藏經寺宇增葺頗為鉅麗離普陀寺三里許又有海潮寺在千步  
沙之外則遊僧真融募建於萬曆八年間以次漸成魏我修  
觀而舊寺二十七年遭火焚燒四方檀越多趨海潮而普陀  
無所覓香客之利故住普心僧人計必復興古刹以與海潮  
爭勝萬曆二十七年蒙復

頒藏經於普陀寺僧人緣此廣募木植磚瓦營造藏經殿併修梵宇蒙  
海道嚴禁廣造只留藏經殿無動餘諸原燬基址一概荒蕪  
未修近者內臣奉

旨議建普陀古刹供奉  
賜經第桑土隱憂恐室廬廣聚糧儲積異日有叵測之變彼醜盤據  
其中憑藉宿糧以與我兵為梗未必非藩籬之患也愚陋庸

見焚修保祐與防以固圍均為喫緊而衣衾之警尤宜早計  
前寺儲藏

賜經其堂宇廊廡特可因甘舊址議為新飾春秋歲時可備拜祝毋令  
過為高峻豎旛眩燈以啟遠夷窺伺之心毋令侈為廣大招  
亡納逋以滋他公逼處之漸其外方游僧到山者着本寺住  
持查有官給度必方許留住此山其無度牒者非係犯罪脫  
逃即是私自披剃驅逐不許容匿又勒碑嚴禁香客俾各遵  
守無犯庶奸藪可清萌孽可折其附近汛地如烏沙門金牛  
港等處嚴令兵士偵探防備設奇賞罰令倭奴不敢登岸萬  
一或有他變協力齊心以滅醜類則曹之任非所逆睹等

因各覆照普陀山在海洋之中諸山之外離定海三  
百餘里對衝日本順風四五日可達也其山周圍約有百里  
巉巖險絕波濤洶湧浙東最要害之處宋元豐始創寶陀寺  
規制不廣

國初信國公湯和起遣石蘭金塘各山居民徙居郡邑而普陀亦與  
焉燔其宮宇三百餘間迎佛相於甬東栖心寺改名補陀其  
普陀故址第留小鐵瓦殿許一僧一伴供奉香燈深謀遠慮  
往事可睹也日久禁弛廢而復興至嘉靖癸丑倭奴犯順據  
為窟穴逾年始平當事者議奉遷大士於定海縣招寶山而  
虛其遺址復有屬禁續僧真私者於隆慶間當緣重建萬曆

十四年

以頒藏經而該寺僧眾欲與海潮爭勝遂以奉經為名無日不思恢擴  
 祠宇廣招香客二十四年奉本院勒石垂禁二十七年寺災  
 仍有營造又蒙前任海道拆毀此普陀之始末也若海潮寺  
 則萬曆八年遊僧真融所創建者夫海洋無際我與夷共之  
 普陀孤懸海外追惟嘉靖癸丑之事可為寒心禦夷之策要  
 在清野則本山應否興造不待智者而辨之即今見存二寺  
 尚慮隱憂矧復恢其規制弘麗倍昔招集亡命廣儲齋供萬  
 一聲聞彼醜寧不生心是授寇巢而齎盜糧也倘蒙

移經於招寶栖心全浙不勝大幸不然即將見存寺宇并奉藏經

一殿止照舊式修飾見新以示崇奉之意可也至於禁戢防  
 禦惟有稽查僧籍限定名數不許私度其遊僧淨室酌量驅  
 逐拆毀於甬東埠定海關嚴禁船戶毋得裝載香客及行脚  
 僧徒私自出海仍申飭沿海官兵慎加哨防斯亦不得已之  
 中策等因具由呈覆到道查准叅將袁世忠議覆相同又准  
 總兵李承勛手本覆稱普陀山懸居海心渺茫無際先年倭  
 賊登犯據險為巢掘塹自衛幾為浙之大患勞師費餉方克  
 蕩平即上年倭船突入巡哨官兵僅取一級餘復遁逸則此  
 山為倭夷垂涎之地足可鑒矣祇緣二寺初建有年况奉有  
 欽頒藏經本鎮莅任之初深虞為害汛期撥派官兵二支往來哨守尚

內江... 卷之八  
二九  
郭成刊  
慮海洋廣濶意外叵測猶切隱憂即今又奉

明旨恢擴鼎建疆場將吏靡不憂惶惟願院道主持或議具

題得免增建此誠地方之幸也其善後一節惟有增兵加備以防島

夷之潛窺酌量焚修以清流僧之聚集毋侈麗以誨盜毋厚

積以資敵申嚴盤詰之禁默消奸宄之謀此誠防微杜漸之

要着等因前來准此為查普陀在東越之境大海之中東控

日本北接登萊南巨甌閩西通吳會去定海縣治三百餘里

古云海岸孤絕地也山廣百里許土沃可耕樵茂可採遠邇

供奉類以千百口積聚甲於一邑先年倭奴垂涎所有據為

巢穴勤兵費餉計久始平然彼醜尚未嘗一日忘普陀也考

其事建自宋代名曰寶陀

國初秀山等叛竭地起遣至正德年後有緇流私勸於潮音洞上嘉

靖倭夷犯順毀寺逐僧迨隆慶年來有真松改建于太子塔

西總不出于本山之內越萬曆八年而復有海潮寺之增勸

矣十四年

今上奉

聖母命印施藏經

頒發來寺二十七年普陀燬于火經典無虞海潮如故嗣又復

賜藏經當其時節奉本院勒石示禁幸而少戢雖有藉口重建安妥藏

經之謀然遇募化營造鳩工舉事之際本道有聞輒行阻止

內江... 卷之八

卷之八

三十一

沈思

西泠法苑類考卷之八  
三十一

徑將本料移入內地別置公所海潮諸僧利其寺之不復建而且多方以撓其成彼普陀緇流計無所出以為非藉

聖上威靈復修古刹則上既不免于院道之禁止而下又不免于海潮之姍笑千圖百計無所不至茲奉

上遣二中官來議興造繪圖以進規模宏大倍過舊基竊恐遊食亡命之徒競相增砌多造淨室廣接香客一旦島夷窺伺突至或

盤據或擄掠四方流聚於中或勾引或嚮導此非所謂集竄兵而資盜糧哉隱憂明鑒兩為可慮第此舉者有利於

國家亦何煩於齒頰實係此輩故藉

大建之名大肆漁獵之術惟徂目前之利頓忘日後之憂凡在疆圉將

吏靡不人人自危而求為思患預防之策也今奉本院議慮

及此實地方生靈之福合應當此工役未興俯賜會題

請止如或事勢萬不可回止將見在殿宇存奉藏經此外不許私砌一

室有行住持焚修籍名在官此外不許容留一人其禁香客

以絕廣積嚴哨守以防窺伺此乃地方官分內之責等因通

詳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 看得定

海縣逼臨海際而普陀一山孤懸外海大洋之中離縣治三

百餘里其山周環廣遠沃可耕樵巖壑深邃奸宄易為巢穴

且東與日本直對順風三五日夜倭船可到誠東南第一門

戶也入此則迫舟山抵金塘望定海咫尺間耳浙之要害莫

內浙海防類考卷之八  
三十一  
謝連

重於此先年海寇迭據勾夷為患寔惟楚利積蓄之是資以  
致東南半壁痛罹荼毒前後經略守土諸臣所為蕩除起遣  
勞師費財不遺餘力茲據道鎮文武諸臣所陳說者事皆鑿  
鑿在往牒可考而鏡也邇年緇流潛住構宇聚徒臣等恐以  
多蓄啓釁每繩之以法鐫石垂禁屬者天心仁愛寺宇被災  
方幸奸徒之驅散有機海壖之釁隙可杜不意中官之  
忽

遣於今日規制之宏廓更倍於前時勢必大興土木廣募人徒風聞四  
傳遠邇歆動從此流聚日繁輸積益廣內為亡命之淵數外  
啓狡夷之垂涎蓋昔者有司猶得按其名籍汰其侈濫今則

借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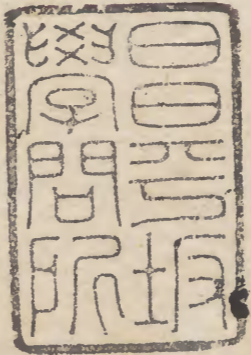
勅建焚修將矯詐橫恣不敢問矣昔者官兵猶得守其故常遇其衝險  
今則掣肘於備多力寡將增兵加餉弗能制矣况邇來內地  
多虞連歲海氛未靜奸人之伺隙而搆亂者寔繁有徒倭酋  
之要盟而欲復者釋然無日即撤桑未雨猶恐牖戶綢繆之  
弗固而可動大工於海外藉寇巢而資盜糧哉儻計必為此  
臣恐東南擾攘之禍莫知底止矣夫事佛未必蒙福而餌夷  
適以召禍臣等切謂邊海之釁斷不可開無益之工斷在可  
已輒敢忘其

瀆冒陳其悃欵如此伏乞



聖明俯察臣等之微忠

垂念封疆之大計將普陀山見議興工即行停止中使并行取回仍容  
臣等酌處姑將殿宇見在者存奉藏經此外不許私剏一室  
有行住持焚修者籍名在官此外不許容留一人庶釁孽可  
消而海防永固矣



天祿中平

